

隨喜功德

一九八六年五月於多倫多

四十二章經說：睹人施道、助之歡喜、得福甚大。沙門問佛；此福盡乎。佛言：「譬如一炬之火，數千百人，各以炬來分取，熟食除冥，此炬如故，福亦如之。」

修行不外積集福德和智慧兩種資糧，參禪當然，是求智慧。有了智慧，見性開悟自然不成問題。我自從學禪後，煩惱仍然是那麼多，由此可以知道並沒有得到什麼智慧。在報名參加這次禪七後，回想過去每次參加禪七的禪侶，他們得到不少的成果。因此就想到隨喜功德的好處，如果在商言商，一本萬利的生意已經是很好的收穫，隨喜功德更是無本生利的買賣，為什麼不做呢？何況自己亦跟著去修！福德智慧一定可以日漸增長的。

禪七開始的晚上，師父除了把規矩說一遍外，接著說：你們參加這次禪七，不要求得到些什麼，也不要希望能掉棄些什麼。只要一心安放在方法上，禪七便可以圓滿。修行最重要的是珍惜修行的一段過程；而不必計較得到些什麼結果。參禪也不需要去想什麼時候才能夠開悟。悟境是空的，但也不是沒有，要是你念念期待著它，它也不會因為你的等待出現。這有如我們遠行搭飛機一樣，每一班機的航線和速度都不一樣，只要我們出關登上飛機，目的地始終會到達。修行也是一樣，當我們踏上修行的旅程，成功是不必終日期待或急於要知道現在得到些什麼結果。只要耕耘，不問收穫；這是修行，應抱的態度。

第一個早晨起來，起香後便一直坐到早課，早餐後仍然每次嘗試連續坐兩枝香，方法蠻勁地用上，雜念雖然多，但整天都沒有昏沈，在沒有故意孤獨自己的妄想情況下，整個禪七都在環境與我不相干中渡過。

第二天起香的一段時光，也沒有特別的地方，因為清晨空氣清新，時間特別容易過。餐後開始，雜念來得很多，是睡眠不足抑或是體能不勝任呢？我也不暇去想它，耐心在方法上；有如值班的巡警，不讓妄想的匪徒有所行動。接著的兩天，情況日下；雖然仍沒有昏沈，但那隻看守著鼠洞的貓兒，似乎心力交瘁。師父在開示前，問我今天的情況可好？我回答說：仍然不好。他怒目相視問我：「你每天坐在那裡幹什麼？」我回答說：「用方法。」他在開示時重新把參禪必需具備的四個條件再說一次：就是大信心，大願心，大憤心，大疑情。那大憤心的一套話，無疑是一枝強心劑，把我身心有力地刺一下。

第五天開始，每枝香的過去，都好像一個患上熱病的人，一次又一次地排洩汗液，身體輕鬆許多，方法好像一塊吸鐵的磁石把念頭吸住。雜念不是沒有，那不過是麗日中天的幾片浮雲，就讓它飄過去吧！

第六天開始也是一樣，早餐後我首次請求小參，把情形報告師父，他在一副冷峻，嚴肅的面孔中說：「你身體沒有問題了，今天餘下來的時間不多，出去用功吧！」當時我深心處汎起了一縷溫暖，在師父冷酷的目光下，還是壓抑不住縷縷柔思。它告訴我方法踏上了軌道，現在還是談不上得力的情況。於是回到蒲團上打坐。直到午飯才起來，飯後起香，感到深心處的微波仍沒有全止息。蘇東坡說：

「八風吹不動，端坐紫金蓮。」那不是我凡夫的境界呵！

師父在最後一次接見時，顯然見得特別慈祥可親，最後還笑容可掬地說：「你現在應該改口叫我師父，這樣會親切些。」

晚上在體驗交流坐談會上，我身心都隨喜每位禪侶。這次禪七的修行我感謝師父整個禪七策勵我們身心上用功。這天晚上的一枝香、和第七天禪七結束的清晨，心境又再平靜下來，安放在方法上。

汴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洲古渡頭，吳山點點愁，思悠悠，恨悠悠，恨到歸時方始休，月明人倚樓。」白居易居士的長相思、也正是我這次禪七的夢影。